



# 今夜細品一壺茶

□艾曉林

在九村茶市買茶具，老板請我坐下喝茶。我隨意問道：“有沒有下關沱茶？”老板說：“正好還有5個2007年的。”我問她可不可以泡來品嚐？老板叫來店裡的小妹，將茶葉取出來。老板親自泡茶，茶湯倒入公道杯，湯色橙黃明亮，特別誘人。一絲絲松煙香，曼妙地飄來。我迫不及待地將茶湯輕輕吸入口中，清純馥郁略帶花蜜香慢慢地口中回旋，丝丝回甘，舌邊便生出津來。

仍然是我記憶中下關沱茶的味道。我一杯接着一杯地暢飲，仿佛朋友久別相逢。

我第一次喝下關沱茶，還是在20世紀90年代，那時我在一個重點中學做老師。5個裝的下關甲級沱茶，售價5元錢。這個價格，當時不算貴，但也不算便宜。每一天到教研室，辦下一大塊茶葉，放進一個大大的陶瓷杯子，加入滾燙的開水。茶葉慢慢散開來，上面漂浮著茶沫，吹一口氣，將茶沫吹開，慢慢地喝上幾口，便覺得神清氣爽。那個時候，用茶杯泡茶，不懂得還需要洗茶。濃醇醇的茶，一直要喝一天。

那時喝茶，也不講究。倘若有客人來，用大大的搪瓷杯泡上一杯，放在客廳茶几上，大家圍坐在一起，談天或看电视。如果口渴了，端起杯子就一口口地喝。

我家對面的石鈴山上，也有一大片茶山，建有一個茶廠，產的茶葉叫“巴山銀芽”。茶樹是福鼎大白茶，茶葉緊結顯毫，形如針，色似銀，所以叫“巴山銀芽”。我在巴九中做老師的時候，喝的就是這種茶葉。這種茶葉，價格很便宜。

後來，開始喝不同地方、不同種類的茶，開始習慣用自己的杯子喝茶。再後來，開始學習按照茶道的方​​式喝茶。喝茶，成了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。甚至如果有哪一天沒有時間喝茶，便會覺得渾身不舒暢。一旦消停下來，立刻泡上一壺茶，痛飲一氣，喝到五臟六腑都通暢了，才怡然自得。

我國飲茶歷史悠久，《爾雅》《說文》中已有記錄。我真是佩服唐代的陸羽，他酷愛喝茶，21歲時決心寫《茶經》。從此，

他風塵仆仆，飢食干糧，渴飲茶水，實地考察茶事。十多年的時間，足跡踏遍三十二個洲大好河山。最後隱居浙江苕溪，深入研究茶，用5年時間完成初稿，又用5年時間增補修訂。歷時26年，47歲的陸羽，最終完成了7000余字的《茶經》。

這以後，品茶、賦茶、論茶的美文數不勝數。裴汶《茶述》序：“其性精清，其味浩浩，其用滌煩，其功效和。參百品而不混，越众飲而獨高。”顧渚山所產紫笋茶被列為貢品，曾任湖州刺史的裴汶，每年清明前後，都要“進山修茶”，親自督造貢茶。《茶述》正文盡管遺失，但序文中對茶葉和飲茶之道的至高評價和精深認識，是茶飲的寶貴財富。

中唐時期的才子、詩人顧況，寫過一篇只有214字的《茶賦》。“滋飯蔬之精素，攻肉食之膾膩。發當暑之清吟，滌通宵之昏寐。杏樹桃花之深洞，竹林草堂之古寺。乘槎海上來，飛錫雲中至，此茶下被于幽人也。”真是深諳其茶道。他還表達了這樣的理想：在翠樹與流泉之旁，用舒州鐵鼎烹水，用越州瓷器品茶，在“輕烟細沫”的茶水、“爽氣淡烟”的茶香之中靜享悠閒時光。茶的清靜隨和、恬淡悅己，正是他中庸恬淡、寧靜致遠的人生追求。

喝茶的意義，不只是解渴。茶需要品，在漫漫時光中，細細地品出生活的滋味：可能是幸福愉悅，也可能是晦澀酸苦，還可能是悠長的回憶。

無論有沒有陽光，有沒有和風，甚至下著微雨，泡上一壺喜愛的茶，人就會安寧下來，心就會沉靜下來，心情就會美麗起來。

我的生活已經真正地安靜下來。突然想起一句詩“寒夜客來茶當酒”。今夜無客，我一個人獨自坐在簡易的茶台前，泡上一壺陳年沱茶，流連在橙黃清亮的茶湯中，輕輕地閉上眼，仿佛在原野里信馬由韁，沉淀的歲月如山溪清澈的水，汨汨流過。

(作者系重慶市作協會員)

## 陽台那盆酸咪草開花了

□吳天勝

同事說，她種的蟹爪蘭開花了，很好看。另一同事說，這花好養，只要掐一枝插進土里就活。我也養花，而且喜歡自種。同事說的花我曾養過，但沒成功。

最初，我從一同事那裏掰了一枝插進花盆里，放在陽台上，隔三岔五澆水。蟹爪蘭倒也配合，很快發芽、分枝，看著喜人。可後來不知怎的，沒了下文。那會兒的心情自不必說，但一時也沒找到合適的花草再種，索性讓花盆在陽台上空著。

忽一日，我發現那盆里居然冒出了幾棵小芽。從那芽頭上的絨毛看，我知道，肯定是酸咪草。我不禁苦笑。

我不知道這酸咪草的種子從哪兒來的，反正，家里好多花盆中都有。或許是鳥兒銜來的，或許是風刮來的，也可能是其他花根中帶來的。為它，我也費了不少功夫。

有一次，我給父親搬去一盆蘭花，同樣放在陽台上。父親一輩子種菜，對養花草沒有經驗。一段時日後，我再去看時，花盆的酸咪草和蘭花長得同樣好。我怕酸咪草搶了蘭花的養分，要拔掉它。父親說：“讓它長吧，長起還好看些。”

酸咪草生存能力很強，地里到處都有。以前父親種庄稼的時候，肯定要把酸咪草除盡，這個時候，倒要保留它。我不知道父親為什麼要留著它，猜想他可能侍弄不了蘭花，就把酸咪草當盆景來養。也可能是和酸咪草打了一輩子交道，到了主動和解。

說來也怪，這酸咪草你不用特別地打理，它自會長得茂盛，甚至開花，即使你拔了一茬又一茬，它仍不緊不慢、不屈不撓地

生長著。看著绿油油的葉子，不禁生出許多感慨。

某家有倆孩子，一個成績優秀，一個成績普通。初時，家長讓成績普通的向成績優秀的孩子看齐，可越是這樣，成績差的孩子越是不上道，逼急了就出走。家長沒辦法，只好任其發展。說來也怪，沒有了家長的逼學，那孩子反倒健康成長。高中畢業後，孩子外出打工，後來掙了錢，給父母養老。而成績優秀的孩子，學成後出了國，平時要想視頻一下都不容易。疫情期間，那家長病逝，等孩子趕回時，家長已下葬幾個月了。

那盆酸咪草在陽台上自由生長，有時候特想用蕨蕪來形容它。風起時，它在盆里搖頭晃腦，下雨時，它在盆里探頭玩雨，像個調皮的孩子。印象中，它從不生病，也不挑環境，似乎只要有土、有水、有空氣，就能生長。

再去看父親那盆蘭花，似乎也在經歷同樣過程。盆里的酸咪草長勢旺盛，而蘭花却如秋日蒿草，奄奄一息。父親仍是執意不讓拔酸咪草，說：“大自然進化就是這麼個道理，物競天擇，適者生存。”我說：“種蘭花是用來看花識香的。”父親卻說：“酸咪草也一樣會開花。”

果然，沒過多久，陽台上的那盆酸咪草開花了。陽光下，粉紅色的小花朵從綠意盎然的葉子中挺出，自成風景。

從此，酸咪草成了陽台上一個新的花語。

(作者系重慶散文學會會員)

## 鄉村的瓦

□張儒學

鄉村的瓦來源於泥土，散發出泥土的芳香，一生都守望著鄉村。

瓦是鄉村的眼睛，讓人第一眼就看見了鄉村的真容。不管是第一次來村里，還是從外地歸來，當走到離村口不遠處眺望鄉村時，就會望見房屋上的瓦。瓦那藍天一樣的颜色，是泥土的颜色，有鄉愁的味道，讓人眼前一亮，更讓人心里美滋滋的。在青山綠水的映衬下，仿佛覺得山村變得亮麗起來。走進村莊，那錯落有致的農家小院，在鳴鳴狗叫聲里，在炊烟飄浮里，瓦更是充滿靈性，點綴著農家小院的歡樂與幸福。

瓦從泥土中來，需要接受水與火的考驗，甚至九死一生，不管經歷過多少磨難，也像山里人一樣，堅強而樂觀。積極向上，為春耕而開心，為收穫而歡愉。瓦深受鄉下人喜愛，因為它來源於鄉村，與山里人最有感情，雖然沒有過多的交流，但心靈相通。不管歲月多么漫長，它總是棲息在農家的屋頂，見證著鄉村的變遷，抒寫著播種與收穫的詩章。

下雨天，當細細的雨水落在瓦上，瓦像個孩子很开心很頑皮，跟著落在瓦上的雨水歡呼跳躍，臉上露出幼稚和天真的微笑。在那“滴答，滴答”的雨聲中，又像盼著下雨等著播種的山里人一樣，拍著手迎接久旱的雨；在雨霧蒙蒙中，遠山近樹變得朦朧朦朧，瓦也像在捉迷藏，時而躲進雨中，時而露出笑臉；小鳥從院前的樹上跳到房屋上，瓦隨著鳥的叫聲，也在輕輕地歌唱，歌聲讓小屋陶醉，讓整個山村變得格外的溫馨。

瓦在春天最美，房頂上瓦片的空隙間長出嫩草，甚至還會盛開一些不知名的小花，這些小花雖然沒有山上的花那么艷麗，但在清一色的瓦房上卻是一道道亮麗的风景。微風吹過，這些小草和小花就會輕輕搖動，像瓦屋眨動的眼睫毛忽閃忽閃，仿佛是要與開在山間的鮮花比美。

夏天雷電暴雨來臨時，瓦像一個男子漢，哪怕大樹被風吹倒了，農田被暴雨淹沒，而瓦依然堅強站在房頂上，用身軀為山里人支撐起一個安全的屏障；當冰雪來臨時，漫山遍野被雪覆蓋，霜凍讓山村變蕭條，可它卻以樂觀的姿態，用愛呵護著老屋，用親情溫暖著山村。

晨光中，初升的太陽照在房頂上，瓦就像穿上新衣，姿態萬千，輪廓分明，展示出特有的美；在暮靄下，放眼望去，瓦就變得形態各異、色彩繽紛。瓦與瓦和平友好，相互理解，也相互信任，……瓦就這樣不分白天黑夜，不分春夏秋冬，看著這里演繹著的滄海桑田，守候著一段又一段喜怒哀樂的故事。

當房屋里的主人早已搬走，住進了城里嶄新的樓房，而乡下破舊的老屋，哪怕只剩下半間。瓦就像一位留戀故土的老人，依然守護著那里的旧時光，守護著生他養他的村莊。

(作者系重慶市大足區作協副主席)



能懂的诗

## 春天的秘史(組詩)

□李華凡

### 秘史

枯萎的，我所養的野草，  
的確是，一蹶不振了。  
即使在書里，偶爾讀到它們好聽的名字，  
我也能感受到一種，忘記了心跳的  
沉默和忧伤。

我想明天，帶你一起上山去，  
我想那雪下的事物，  
定不會像我這般，無端地，虛  
度了時光。

因我知道，這雪中，  
必定深藏著一段野草的  
秘史——  
一段暗涌的，悲喜交集的春天。

### 在春雨里寫詩

春天里，我喜歡聽雨的小腳，  
在玻璃上走動的聲音，

在竹林里、在舊的池塘停留，  
多么舒緩、愉悅，  
就像是從唐朝來的，宋朝來的。

該死，我又想到了詩，  
這天空的語言，  
如此辽阔，占據了我的心。

我的愛人剛從外面回來，  
她帶回的蔬菜、水果，還下著雨。

芹菜靜婉，青椒暴躁，  
竹笋苦澀，因此可以代表真理——

就那么執著地生活，或者受苦，  
為柴米油盐精打細算。

是的，這才是主要的，  
比寫詩，重要一千倍。

當然，寫詩也很重要，  
愛情和自由需要贊美。

### 我愿意

我愿意，像那孩子一樣吹著口哨，  
一邊低著頭走路，  
我不能再像以前那樣，冒冒失失。

“小心腳下！”我不時地告誡自己，  
當心春天的山路上，  
正悄悄萌發的

那些草兒，無論它們姓什麼，叫什麼，  
以及什麼時候，  
突然冒出來的一個傻念頭。

它們看似沒有遠慮和抱負，  
而實則讓人傾慕不已——

那些綠色的眼睛，綠色的血液、發肤，  
那些風吹草低、籠蓋四野之心。  
(作者系重慶市合川區楊柳街小學教師)